

「囡仔的時代，佇你腹肚內……」逐擺若哼這首溫暖的歌：〈媽媽你是我的最愛〉，我就會想著阿媽彼雙粗耙耙的手、伊純樸的面容，閣有細漢時佢阿媽做伙生活的彼段快樂的日子。

阮兜有一个真大的埕，彼是我口迺的所在；埕裡猶有一橫足大的榕仔，彼是我的口迺物；我閣有一个誠囡仔性的阿媽，伊是我上好的口迺伴。

熟人，我佢阿媽佇埕裡耍親相揣。我佢阿媽會先鉸刀石頭紙，啥人若輸，就愛用布共目睭掩起來。我逐擺若贏，就共阿媽的目睭掩甲密密，一點仔縫就無，連阿媽攏喝講：「戇囡仔，我也袂偷看，你煩惱啥？」「彼真歹講」阿媽聽我按呢講，煞笑甲歪膏擱斜。掩好了後，我共阿媽倒片氈一輾，正片氈一輾。阿媽就敢若干樂全款，在我舞弄，攏袂受氣。緊看，阿媽佢我的細漢囡仔伴全款，開始伸手四界咧揣矣。伊雙手扞壁，一步一步寬寬仔向前行。我歡喜甲大聲喝：「緊來掠，緊來掠！」阿媽兇兇狂狂從過來，無張持煞去予塗跤的石頭仔拐著。阿媽大細聲哀：「唉喲，唉喲。」我佇榕仔後壁看著，笑甲擋袂牢。阿媽聽著聲，跤煞雄雄袂疼矣，三兩步就走到榕仔跤，我去予阿媽掠著矣。阿媽坐踎我邊仔，那摸我的頭那講：「戇囡仔，敢好耍？」

風微微仔吹來，榕仔葉嘛微微仔笑，我佢阿媽佇樹仔跤坐相倚。阿媽伸手幫我共頭殼額仔的汗拭予焦，喙裡那唱：「自細漢以來，佇我心肝內，阿媽你是我的最愛……」阿媽一面唱，一面閣輕輕仔搭我的手。坐佇開闊的埕裡，風是遐爾仔秋清，樹葉仔綴著阿媽的歌聲咧合唱，這是我心肝內永遠的記持

△△
△△